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九

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

碑高七尺廣三尺四寸十七行
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
晨長史臣謙頌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頌首頌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
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廟不能聞慶
流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憊累息屏營臣晨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
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
聖仰瞻棖楠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
孝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
上案食設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
孔子乾川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伯故孝
經援神摯曰魯立制命帝卯行又尚書孝
靈耀曰立生倉階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伯
春秋以明文命縱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
為素王稽古遠亞皇代雅育衰成世享之

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璧廡曰
祠孔子以大宰長吏備屬所以尊先師重
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
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初乃孔子廟諱德煥炳光于上下而
本國舊居禋禮之曰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
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轍春秋行禮以共
煙祀餘口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敢稱為效增異

上 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尚書

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

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擬顏母毓靈
承敝遺衷黑不代倉口不應聘嘆鳳不臻
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位端門見激
血書著紀黃玉韻應主為漢制道闇可行
乃作春秋復獲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
鈞河植雒却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云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收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

集古錄

右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二年立按永興元年孔龢碑載吳雄奏用辟雍禮春秋饗孔廟出王家錢給大酒直距此纔十有七年史晨復云到官秋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於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共禋祀此蓋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廢格也孔龢碑中吳雄奏章則云奏雒陽宮此亦奏牘乃云上

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

也樊綽復華下民租奏其式與此同

碑以倉爲蒼煙
爲塵汗爲叶條

卽柿字學卽栳字
韻古響字 隸釋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

禮殿記亦作畔宮

金石文
字記

後漢書張衡傳曰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

焉自中興後學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

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大略以爲讖書始出蓋

印之者寡自漢取秦莫或稱讖若夏侯勝莊孟之徒

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

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衡真儒者能昌言以闢之乃史晨碑中引用讖緯荒誕之語以贊述孔子傳會其文可見桓靈時其學猶傳習不衰碑云臣晨者魯相中晨長史臣謙其姓莫聞其云自以奉錢卽傳錢也又云褒成世享之封後漢書孔昱傳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按孔霸字次儒卽安國系也習尚書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

皆誤也予按桓帝永興中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
石卒史碑云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則東漢時
本是褒成侯爵劉昭以范謝二書封侯皆誤者其說
非是又云孝經援神摯去計切音器絕也契券或
借用前漢書溝洫志內史稻田摯重其議減注摯收
田租之約也又祠孔子以太宰上從穴又云百辟卿
士士字竟作土寫禮器碑四方士仁華山亭碑卿士
百辟周憬銘濟濟吉士皆作土又云寢息耿耿寢下
從侵又云以供煙祀煙音因孔穎達尚書禋于六宗
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

曰禋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潔敬之名耳據孔氏之疏惟鄭康成有禋之言煙周人尚臭之說若非柴燎以上之祭則不可以煙氣臭聞盡通禋字之義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釋曰按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

又按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竝與煙得相叶也
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
用煙則此文是也鄭于禋祀之下正取義于燔故言
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祀郊
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
氣之臭聞于天引之者正煙氣也據賈氏之疏康成
取義于煙與禋竝得相叶祭宗廟祭上帝皆有升煙
報陽之意與孔疏各見異同今觀此碑竟書以供煙
祀及樊毅修西岳廟紀書奠柴燎煙魏曹不受禪碑
亦竟書煙于六宗則知漢魏間學者以煙氣臭聞解

裡者猶多博稽旁採吾于鄭氏之說尤覺信而有徵
矣又云庶政執稱報字從欠又云端門見徵端門在
聖廟東南汁光之精金薤琳瑯汁作叶黃玉諫應古
響字嚴發殘碑桓譚佐陳章

金石遺文錄

金石錄云魯相晨有兩碑皆在孔子廟中其一云臣
蒙恩受符守者卽此碑也其一云相河南史君諱晨
者卽後碑也集古錄作史晨孔子廟碑天下碑錄作
魯相晨等奏出王家穀祠孔子廟碑

魏碑

東京隸墨其流傳於今者乙瑛碑敕史晨最爲完善
乙瑛碑祇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祇敘奏而附以銘蓋

法史記三王世家爲髡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
詞以談然崇爲韻吾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強通者如
此等其一也

鮑琦
亭集

右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內缺二字自隸釋所錄已
然闕里志餘下作胙字蓋因晨後碑有餘胙賦賜句
也山東通志流上作周字闕里志又改周流爲轆環
通志遂削去餘胙句皆妄不足據銘云昔在仲尼汁
光之精又云承敝遭衰黑不代倉者以孔子爲黑帝
叶光紀之精而不得代周有天下也汁卽叶字又云
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諫應者公羊傳

何休註云獲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口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當時蓋有此說皆緯書所載漢人一時傳習往往見諸文字如禮器卒史諸碑言多相近至以孔子作春秋謂爲漢制則尤傳會可笑矣 碑式云文十七行行卅六字顧氏隸辨云卅五字蓋行末各損壞一字顧氏但據今拓本故云卅五字也

金石存

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爲稷以土爲士以款爲報以畔爲泮其云汁光之精者緯書黑帝汁光紀也

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
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不代母句法順逆不同此
蓋謂周以木德王東方木爲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
不得以水代木其義則與仁不代母同耳

兩漢金石記

右碑前載史晨奏詞後爲韻語贊孔子之聖也晨既
奏言于朝以其副上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
漢世郡國奏事之例蓋如此猶今時題本之有副又
有揭帖也考是時太傅則南郡華容胡廣伯始太尉
則沛國聞人襲定卿司徒則東萊牟平劉寵祖榮司
空則潁川鄧許栩李闕大司農卿則不知其人矣

潛碑

堂金石
文跋尾

碑載漢郡國奏事之式其首言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
洪氏隸釋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
所因尚書以聞也案無極山碑載太常臣耽丞敏頓
首上尚後載尚書令忠奏雒陽宮是臣耽位太常亦
同郡國矣漢制羣臣奏事多詣尚書上聞亦不盡限
以內外之制獨斷所謂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
詣尚書通者也

投堂命
石跋

此碑下一層字嵌置跌眼鄉來拓本難于句讀自乾

陸已酉冬何夢華將跌眼有字處鑿開從此全文復

顯

山左金石志

碑云百辟卿士以土爲士按韓敕碑四方土仁侯成
碑遐邇土仁華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憬功勳銘濟濟
吉土楊君右門頌庶土悅離土皆作土然漢碑中土
字往往右旁加點正以別於士字也碑又引尚書考
靈耀曰邱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按水經注引春
秋演孔圖云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亦爵銜書上
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孔子卒以所
受黃玉葬魯城北後云黃玉韻應亦木此

小廣
慶筆

按此碑最完善可讀然從前拓本每行止三十五字後碑亦然蓋因最下一格陷近碑跌難于著墨故金石圖所摹兩碑三十五字之下卽界橫格也未云增異輒上按通鑑漢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胡三省注引李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又引隸釋此碑及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增異復上之文爲證此蓋當時奏文結束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也銘云承敝遭衰黑不代倉者孝經鈞命決云邱爲制法之主黑錄

不代蒼黃碑蓋用其語銘又云鉤河墮雒御揆未
然考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河圖稽羅
鉤及河圖真紀鉤文選注引又有河圖考鉤易通
卦驗開元占經並引雒書摘亡辟文選注初學記
類聚御覽皆作摘亡辭則鉤河摘雒四字其卽用
二書之名乎全氏祖望以銘詞談然崇叶韻爲疑
祀觀此銘上文皆用陽庚青諸韻中閒忽叶干字
至此又用然字實不可曉至談字則急就章屈宗
談已與上文尹李桑下文崔孝讓相叶不足疑也

史晨響孔廟後碑

此文卽刻於前碑之陰高廣尺寸並同十四
行行三十六字後刻唐人題記四行正書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並越騎校尉拜
建寧元丰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
日拜謁孔子聖見開觀式路更踉既至升
堂屏氣拜手極肅屑倭髣歸若在依依舊
宅神之所安春秋後禮稽成廟諱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羨欽曰春饗導物嘉會述脩璧
雍社稷品制卽上尙書叅以符驗乃敢承
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
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
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
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
元世河東太守孔憲元工冢土孔哀文禮
皆會廟堂國縣員史更無大小空府竭寺
咸俾來觀并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
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孝之六律八音克
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
靡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

中道以周左厓垣壞波作屋塗色脩通大
溝西汜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嚴民侵擾
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嚴民錢
并

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百姓酤買
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
波左右咸所顛樂

又初瀆井頊民飭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
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榘

傲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

八月與坵除

大周而禘二季二⑤廿三⑥金臺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園郭希元奉

勅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叔度

前碑載奏請之章此碑敘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漬井種梓守冢皆在饗廟之後字畫亦大小不等蓋史君孔林中事不一書也

碑以支陽爲汝陽瀕爲塢慶即薦字尤即元字廟即牆字

壤即塚字肉卽肉字 球擇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爲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

後碑止缺一字按都元敬與楊用修所錄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一享獻之薦薦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

又從都公書中鈔錄不及以碑證耶

石墨
鐫華

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于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

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至既升堂爾時闕尚存可得其名里之由

閩若璩四書釋地

碑所云春饗晨以建寧元年四月到官則斯石亦當在二年之春也故今人皆謂之後碑自敘到官至與天無極備述史晨饗廟而并紀其會祀之人史君饗後至給令還所斂民錢財則書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自以道濡麥募力補道築牆作屋通溝之功史君念孔瀆顏母井至咸所願樂則又書史晨立昌平亭會市後又書晨勅瀆井復民飭治桐車馬道表種梓

又書假夫子冢顏母井舍魯公冢守吏四人竝一時
當官尊聖之美績當是孔氏宗黨所立故稱之曰君
也隸釋于今日拜字下闕一字予觀碑字猶存言傍
當是拜謁孔子碑云祇肅肩僂肩先結切先入聲漢
武紀用事八神肩狀如有聞注肩與肩同僂音愛禮
祭義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陸氏曰微見
也此卽髣髴若在之意以壁雍爲辟雍與史晨前碑
同百石孔讚乃百石卒史也自桓帝永興元年魯相
乙瑛請置守廟百石卒史至是已十六年處士孔褒
文禮宙之子融之兄也褒字文禮融字文舉卽藏匿

張儉與融爭死者立碑之歲距其父宙之死方七年則褒年尚少便得列名于尚書太守之後其名稱必已表著矣又云城池道濡濡卽濡字還所斂民錢林隸釋材字作林於文義不能通予細觀碑刻林字如此寫乃材字材與財通也又云勅瀆井復民者復民之雜役專畜其力于瀆井以備開浸桐車馬者以桐木爲車馬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韓延壽傳曰賣車馬是也碑後有武后大周天統二年馬元貞等題名穢卽授亦作贅見契苾明碑⑤卽月亦作匝函卽初皆金輪所製也又云孔瀆關里志曰其址不可考想

相去顏母井不遠顏母井闕里志曰在顏母山中遺址猶存春祭尼山之曰遣族人祭其井昌平亭闕里志曰以昌平山得名故址在昌平山下今廢

金石遺文錄

史晨後碑又勅瀆井復民按玉篇敕今作勅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云勅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又釋文條例云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勅字說文以爲勞俸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爾六經正誤云此陸氏謂經文旣用此字不敢改也然陸氏但知從來從力爲勞勅字而不知約勅之勅本不從來蓋勞勅字從往來之來音力代反約勅字從

來從力音敕來從兩入音棘往來之來從兩人音萊
來隸變爲束又音刺重兩束爲棗竝兩束爲棘自漢
以來誤以束爲來故東方朔謂兩來爲棗其舛久矣
敕字雖見史記亦是從束非從約束之束也從文者
力之變也勅出於勅勅非俗字也愚謂正誤之說非
也諸字書旣無勅字并無來字兩來爲棗者隸譌束
爲來而乃謂變束爲束棗從重束見於說文非從來
也束本作束有似於來故致譌爾誠敕之敕說文從
支從束擊馬之敕乃從束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爲束
又譌束爲來轉轉相譌遂以勞勅之勅爲敕而乃謂

敕出于勅從攴者力之變尤爲荒謬又以敕字非從
約束之東蓋未考說文敕與敕爲兩字也敕之爲勅
譌於後漢說見後華山廟碑下易噬嗑先王以明罰
勅法書皋陶謨勅我五典五惇哉益稷勅天之命康
誥惟民其勅懋和多士勅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旣匡
旣勅敕皆作勅者從石經之文也正誤謾爲無稽之
說以攻釋文不足依據

隸辨

金石錄載二碑之外又有謁孔子冢文則史晨有三
碑矣而又云魯相晨有兩碑何也且又稱其他文字
雖完皆不可次第故其碑目將二碑前後易置金石

史亦因之蓋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
建寧元年而誤也按史晨祀孔子在二年而到官則
在元年後碑乃追敘其到官之期并櫟括前碑之旨
而備言之 前碑飲酒畔宮隸辨云周公禮殿記開
建畔宮任伯嗣碑脩序畔校皆以畔爲泮乾川所挺
按八卦坤從三釋文云坤本亦作《蓋卽以三而縱
之耳孔和碑則象乾川魏孔羨碑崇配乾川與此略
同衡方碑威肅劍川堯廟碑乾川見徵則又小異孝
經援神挈隸釋云卽契字詩邶風死生契闊釋文云
契亦作挈爾雅釋天霓爲挈貳釋文云挈或作契則

契摯二字古通用汁光之精字原云卽黑帝叶光紀也禮記月令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釋文云叶本又作汁樊敏碑歲在汁洽又以協爲汁史記歷書作洽天官書作叶洽則協叶汁三字古亦通用後碑無公出享獻之慶隸釋云慶卽薦字韓勅後碑慶薦十里靈臺碑先慶毛血張公神碑歲聿再慶費鳳碑上書而慶君皆以慶爲薦不能得香酒美肉隸釋云肉卽肉字越絕書陳音對越王斷竹續竹飛土逐突突正同肉顏母开舍集韻丌亦作开說文云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今以开爲井蓋從井小變縮其兩直之首

耳

虛舟
題跋

韓敕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
尚書翊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
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
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蘇史憲戶曹史
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及之

鮑琦
亭集

前碑畔官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官此碑畔官以文
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於學官亦以巽序
之地言之溧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
碑亦作畔官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母开舍开字上二

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母井字不同或以爲井字之別體則隸勢之變不可知耳 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

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爲前碑也

退谷又誤

以戊子爲戊時予嘗得百年前拓本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

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誦孟戶部請假歸予屬其命良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則每行下一字皆入跌歇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後碑凡多出五字然今世所行偽翻本之絲帖內有

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爲蔡邕書其考字
下確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摹入是
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爲耳而其時是碑下一字尚
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爲豐克字有點與華
山廟暨夏承碑同予嘗於華山碑跋詳論之然於是
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金石錄有魯
相晨謁孔子冢文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
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
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爲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爲
戊子此閒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

凡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爲三月且爲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何以虛舟弗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是年二月至五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据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三月己卯朔

十八日丙申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四月戊寅朔

十一日戊子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兩漢金石記

漢書禮樂志桐生茂豫師古讀桐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此碑云桐車馬于濱上亦以桐爲通也

潛研堂金

石文
狀尾

碑稱守廟百石孔讚案關里文獻考云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美紹封讚字元賓守廟百石卒史與此合文獻通考又以孔綱孔淮爲二十代孫又云河南尹晨字伯時亦爲二十代孫今碑稱史君諱晨字伯時豈誤以史晨爲孔氏耶

山左金石志

前祠孔廟奏銘飲酒卅官此碑官又作官顯鑿非訛

案官與館通漢書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注以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然則畔官卽文學館耳故文學先生咸在其中今刻隸釋作畔宮當未審也

授堂金石跋

碑言孔濱顏母井按濱當爲竇隸書假借今尼山下有石竇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爲顏母山山前有顏母莊俗呼母莊古井在焉其西有魯顏莊俗譌魯源禮器碑謂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卽此也碑言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今昌平山在尼山之南中有沂水界之然則昌平亭當在水南矣吾友武君虛谷謂畔官洪氏誤釋作畔宮馥按前碑云飲酒畔宮此碑亦當爲官

碑作官者隸體宮字多書作官北海相景君碑陰營陵竝作營陵是也

桂鏡跋

孝廉柳敏碑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十四行行十六字

故孝廉柳君諱敏字愚卿其先蓋五行星

仰世入舍柳宿之精也放象為申縣設為

道口商家而禪口口口而主或聞生柳惠

國大夫而不俗稱焉君父以孝廉除郎中

口部府丞君追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

宕渠令本初元奉太守蜀郡口君復察舉

君曰命失丰君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
守陋不口口堂無文麗墓無碑識建寧元
丰縣長同歲捷爲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
帛之義其二丰十月甲子爲君立碑傳于
萬基曰勒歎之厥辭曰

惟斯柳君天贖鯁口艱祖口風行無遺闕
授政股肱諫彛匡弼舊威外困屬城震栗
宰守撥煩垂名所立表貢王庭望極爵位
可辜穹蒼官寵不遂予惟三六庶昔延李
建立斯碑傳于萬世子孫繫昌永不淈滅

鳴呼哀哉鳴呼哀哉辭曰

山陵廟諱室□斯邦兮先人稽質尚約清兮
汶飭不雕隳震感兮季子信舊帶樹松兮
僖怡追歎激□揚兮亡而像存樂嘉靈兮
宗子于集喑其鳴兮四時烝嘗不廢荒兮
右孝廉柳君碑今在蜀中柳君名敏歷五官功曹右
渠令碑以孝廉稱之重其行也其父亦因孝廉除郎
中碑字雖有漫滅考其文意蓋柳君以本初元年再
爲郡守所舉不幸而死後二十三年縣令趙臺念其
墓無碑識故爲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碑云敏之

先乃二十八舍桺宿之精頗類張姓連天之說不與

孰甚焉

碑以星仲爲星中萬基爲萬巷
碑卽漫字流卽荒字

隸釋

右漢孝廉桺敏碑漢隸字原云在忠州忠州今屬四
川重慶府道路遼遠自宋時洪趙二家而外他人皆
未見著錄近時不知何人始數致拓本江南藏碑者
皆有之予審視再四疑後人用舊文刊刻不及細檢
致多脫誤其可訾者數端隸釋錄此文固窮守句下
存一不字不下注闕三字今此碑不下止闕二字以
上下文義讀之自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以
及堂無文麗墓無碑識皆以四字成句東漢文體自

是如此不應此句獨減一字也碑云因勒歎之隸釋作因勒銘歎之此句若無銘字成何文理漢碑雖多艱深古奧之辭然必不至此銘云天鱣鯁口字書無鱣字隸釋字原皆作天鯨字原注云義作資奮威外因二書皆作梱字原上平哈韻懷字引此碑嗚呼懷哉今碑亦但作哀凡文字刊版者類不如石刻之真故前人往往以碑本正書冊之訛然如此碑前二字脫落顯然後數字雖未知孰爲是非但洪婁二公皆精于考訂一字之異必證據確切詎有外梱作外困獨置而不論之理至若鱣不作憤哀不作懷婁氏字

原又何從摹其隸體編入韻中乎予蓄此疑久而未
決適錢塘黃松石過予因論漢碑出此相質彼言審
視隸法亦無漢人淳古之氣斷爲僞作無疑予遂欲
屏去不錄旣以此碑真迹遠在蜀地實爲難得獲此
本者鮮不珍之未必有細加推勘如此者因納之錄
中而詳載其說于後

金石存

碑文云二年十月甲子考金鄉長侯成碑建寧二年
四月二日癸酉順數至十月不應有甲子當在九月
十一月之下句

校定隸
釋存疑

按此碑字體庸俗初無古意金石存以隸釋原文

勘對辨其誤者數處知爲後人僞作起諦審全碑
而知其誤不止此也原文云蓋五行星仲廿八舍
故洪氏謂碑以星仲爲星中今刻仲廿八三字爲
仰世入不可通矣銘辭何辜穹蒼爲可辜庶昔延
季爲延李建豎斯碑爲建立西祀烝嘗爲四時今
刻皆誤其爲淺人重書勒石無可疑者又銘後哀
哉之下繼以辭曰蓋用楚辭亂曰之體與北海相
景君碑同例此刻作辭傳刻之誤今本隸釋亦謂
爲辭則後人又據碑文校改也起恐後人爲其所
惑反以隸釋爲誤故依碑文錄之而申論其僞如

此

淳于長夏承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三行行三十字後刻唐曜記四行正書石今在永年縣紫山書院

君諱承字仲充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
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
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慶是故寵
祿傳于應世帶薰著于玉室君鍾其美受
性淵懿舍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
不尋矚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爲主薄督郵
又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

執憲彈繩糾柱忠絜清肅進退以禮允道
薦愛先人後己吏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傳
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高除淳弓長對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
示惡旬月外行風俗改易輶軒六轡飛躍
臨津平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季又
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
呼痛喪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
喪考妣妖狐憤泣物悍彥摧勒銘金石懼
以吉束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繼先軌
積德勤紹燕于涼子君之羣懿此時繁祉
明明克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別
庶同如蘭意顯未止中遭冤戾不終其紀
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
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蕃沒不朽
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

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
其仕與卒皆無當於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竟永樂
七年修歲久踏仆成化己亥前守秦公民悅復建愛

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縛懸棺而八分字
畫奇古信爲漢物無疑迨今幾七十年海內賞鑒口

口口矣嘉靖癸卯築城之後爲工匠所毀越二年口
來守郡索諸瓦礫聞不獲乃取模本臨石置亭中予
觀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口爲多口碑錄所未載
口其時已云漢隸難得況後此五百年復見古人未
及見之完碑乃不幸而淪毀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
道勁不失漢風骨足作佳觀宅時興修者他山之石
何限豈口茲口也哉嘉靖乙巳五月

唐曜記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在今洛州元祐閒因治河堤得

于土壤中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金石錄

右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篆額此碑字體頗奇怪唐人蓋所祖述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此碑蓋其間之一體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趙圉令碑云美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此碑云紹縱先軌皆以縱爲蹤字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

全宋文卷之三
三
据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以碑

黨爲動淹爲奄咳爲孩感爲咸黨爲黨帶卽策字退卽退字戀卽戀字

隸釋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
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

代筆陣堂堂者乎碑在今廣平府學

王惲秋湖集

子承乏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崗之乃漢北海
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
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鑿孔貫繩綽以
懸棺而下壙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
于其上今碑額有孔政古制也但碑之下截凡一百

一十字年久薛蝕係後人摸刻覽者當自擇之

秦民悅廣

志年

碑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蓋廣平古名地也所謂近歲恐卽永樂七年子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爲子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子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子與此絕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且其閒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獨完好則其僞不俟乎言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

陳登以碑爲蔡伯喈書蓋不考王氏文集之故後公
撰登墓志言永樂閒以篆書名者登之外有吳中滕
用亨及四明王尹實觀此亦可以知其師矣

金嶽
琳琅

碑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
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爲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
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
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

知者

并州山人
四部稿

碑文云淹疾卒官臣隸辟踊百姓號咷知此碑是淳
于治民所立後漢郡國志淳于北海國屬邑第六漢

北海國今山東濟南迤西地與廣平接壤疑宋時治
河得碑處卽淳于故治不得謂承之仕與卒無當于
廣平也碑云築薰著于王室以薰作動從熏書薰省
文也皓天不弔魏修孔子廟碑太皓遊龍以若世虞
氏儀鳳以臨民皆以皓作昊堯廟碑恩如浩蒼則以
浩作昊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承以
六月卒官其用皓字更宜咳孤憤泣以咳作孩說文
咳古文從子作孩張爾公以孩非古文咳觀此讀書
通引扁鵲傳注咳與孩同之說是也君之羣感以感
作戚譙敏碑察朋親感與此同黨魂有靈以黨作儻

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讀作儻碑又云中曹冤友
玩碑字上作一畫第二畫從右轉筆而左起不平蓋
天字也音黝博雅不盡天年之謂天韓文公韋夫人
墓銘歸逢其良夫夫婦獨不以年而卒以天又歐
陽文忠蔡君山銘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
傳不朽計飭文別作友碑所書是也韓歐用字皆合
古義而都太僕錄作冤友何其陋也

金石遺文錄

臨汝帖以爲蔡邕書後遂仍襲弗疑今重刻者直書
于碑末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中郎之蹟傳于今
者惟石經遺字爲有據而與此碑字體不類不足信

也

隸

夏承碑字原云在洛州州衙洛州今北直廣平府也
王秋澗則云在今廣平府學今其石已亡不可得而
考矣成化己亥秦民悅跋云碑之下截係後人模刻
則成化間元碑下半已重刻矣至嘉靖二十四年知
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跋云碑因取石築城爲工
所毀元碑于是全亡今世所行皆漳川本也較之元
碑不惟筆法全失并字畫之譌者三十有七至以勤
約作勤紹則又譌之最甚者矣元搨余曾見兩本一
則何屺瞻太史一則楊景西明府楊本闕字正與秦

跋合則猶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比余至淮陰而楊本已爲吾友畢旣明鉤得然終以斷闕不全爲恨及還二泉臨江刺史胡君玉筭亦有鉤本而一百十字巍然竟完于是發意精摸一本碑首舊有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字篆額今本無之而何楊兩元本亦未塌得故余所臨竟亦闕如也

虛舟題跋原

銘辭始終一韻期列寶朽四字皆可與紙韻相通惟動字不可強叶卽毛初晴三聲兩界之說亦不可通不知古人當作何讀法也

金石存

碑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此碑凡有三本

金石錄云因治河隄得于上壤中者此一本也金薤
琳瑯云江陰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子與
此絕異者按此卽成化閒郡守秦民悅跋所言下截
爲後人模刻者此又一本也嘉靖閒郡守唐驥取摹
本臨石置亭中此又一本也碑之存貯亦是三處府
治也府學也漳川書院也漢隸字源云在洛州州衙
秦民悅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者應卽此碑矣而元
王文定公樞秋澗集以爲蔡中郎書且云在廣平府
學然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竊謂元祐時竝無人
指爲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仍文定臆度之語與

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
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昭重刻跋云置亭中其時
漳川書院已建而跋云亭中似亭卽民悅愛石軒之
舊趾又何人移入漳川書院乎至于古今搨本不同
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蹟之別亦有三端勤
約勤紹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
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
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
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今本十
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

隸釋碑圖
云圭首之

上有量二重自右周于左復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然則嘉靖本固非成化本而成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三年碑爲築城工役所毀他時修城者斷石殘刻猶或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縣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曹柱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理志淳于屬青州北海郡顏氏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今考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而是碑乃

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
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夏承官終淳于
長碑文甚明今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爲人
姓名此乃前漢佞倖傳之名也訛謬甚矣乾隆三十
二年永年縣修城急囑留意此碑而竟不可得聞城
一面有不必拆者豈正在此一而內耶注師韓韓
門綴學

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填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
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掾得列名而右中郎將
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
趙德甫時元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

子家有豐學士蕙卷樓舊搨可寶也

結埼亭集

乾隆甲午秋桐城姚夢穀郎中以雙鉤本見畧中闕
三十字卽梁瑤峯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自
跋云是山陽吳山夫廣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摹得
者至今戊戌夏又從張晴谿吏部齋中得虛舟雙鉤
本則此三十字俱全虛舟自跋謂所見元搨則何屺
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畢旣明胡玉筥二本詳
翫虛舟之跋畢旣明鉤本卽楊景西本云闕字正與
秦跋合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胡玉筥鉤本與何
屺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而其下云一百十字

歸然竟完以此度之豈似畢旣明本爲闕一百十字者矣然吳山夫金石文存云夏承碑子得雙鉤本于海鹽畢旣明後有豐道生跋蓋從宋搨影摹者中闕三十字蓋猶在。百十字未闕之前者今梁尚書本實闕三十字其爲畢旣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闕一百十字豈虛舟之誤歟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廉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眎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翁楊景西二跋有景西及畢旣明印其爲山夫所見雙鉤本之所自出無疑顧山夫未見此拓本耳景西卽楊繩祖字則虛舟所見亦卽此本然虛

舟所雙鉤之一本則又別假自臨江刺史胡玉筍之
雙鉤本是以較多三十字耳虛舟鉤本遠遼山夫然
今見宋拓本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
之妙則山夫虛舟雙鉤二本皆全未夢見矣碑國及
額詳具隸續而虛舟誤作夏承碑不知漢人碑額無
稱名者虛舟蓋未之考也

兩漢金石記

碑云策薰著于王室薰卽勳字考易艮九三厲薰心
苟爽本薰作勳蓋勳之謬孟子太王事獯鬻說苑太
王有聖人之恩故事勳育史記周本紀作勳育此薰
勳相通之證也沈州本因沈水得名今尚書沈州之

沈作克與沈水異文而說文無克字篆書家不知克字所从難以下筆予謂从允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類之類沈本立水或用橫水作克而隸變爲克爾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克亦三之變文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夏承碑余据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源及廣平志唐驥重刻碑後記斷爲自元祐間至嘉靖乙巳四百餘年只原刻一碑重刻一碑兩石耳而兩石安置之處只一廣平府治耳至于碑在府學之說乃見于元王暉秋湖集按此碑出土于元祐復樹于

成化前後並在府治秋澗介乎其間乃云在府學此必其集偶譌一學字耳明正德間都穆著金薤琳瑯而秦民悅之復樹在其前不及四十年唐曜之重刻

在其後不及三十年亦前後並在府治

唐曜刻石文字記今

在漳川書院

都穆介乎其間乃因秋澗集府學二字之云

而問于曾任廣平之通判宜其順口荅以府學有之實則莫須有之言耳又按此碑初出土時完好如舊久之剝落四十五字又久之剝刻下截百有一十字又久之并將勤約字剝譌爲勤紹此原石前後搨本不同之故其本皆十四行行廿七字唐曜重刻則取

原碑已譌勤紹之搨本勒石全文不闕而改爲十三
行行三十字此兩石之可考者耳後人未至其地未
經目驗又不詳考諸家著錄徒以府學二字之譌遂
有府學一碑與譌勤紹者字相類之說又有初翻本
亦作勤約之說是原石未毀之前已先有兩覆本加
以唐隴重刻共有四石宜其紛紛聚訟無所折衷也
夫府學非僻地也秦唐兩郡守後先圖存漢碑又大
彭明較著者也乃不知府治之外復有一碑志廣平
者境內金石皆將求索無遺而近在府學有漢碑磨
石獨逸之斯皆未爲近理必不然矣此本的真原石

舊塌下截初刻約字未謬去都穆所得雙劍本當不
至懸隔余限以每行廿七字驗之皆有接縫其所謂
闕四十五字在下截者猶可數其殘損字數原石修
於永樂七年卽定是本爲其時所塌雖不中不遠矣
抑余于是碑更有說焉昔人謂此碑爲蔡中郎書猶
在然疑之閒余以爲非中郎不能作中郎有九勢八
字訣惟此碑無訣不具無勢不備當以此爲漢世諸
碑字之冠中郎書超絕一代凌轍千古其九勢云惟
筆軟則奇怪生焉然則中郎所謂佳書者在於奇怪
也論者不明書道輒以此書奇怪而欲降格位置之

亦異乎吾所聞也

程庶用
通藝錄

碑云兼覽羣藝其字从幸案王元賓碑口心藝術張
表碑雅藝攸載孔酥碑經通一藝皆从壘丁飭史晨
張壽陳球張遷景君堯廟諸碑省壘爲圭未有从幸
者疑此碑重刻譌謬與約紹二字同也說文藝艸木
不生也藝當爲莪不生當爲才生木部構或从莪火
部藝从莪徐鉉謂說文無莪字當从火从熱省聲蓋
不知藝譌作莪反致疑子从莪之字是戴假髯而攻
武安矣說文才字多誤爲不苗才耕田也誤爲不耕
場才生也誤爲不生莪从莪藝種也故訓才生既灌

矣何爲不生乎此碑牽連及之

佳發

列子林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死必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洪容齋曰朽音窶此碑垂後不朽用朽字乃反其意非朽字也

占石

陳德碑

碑止存上截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寸十行行存五字額題漢故陳君之神六字篆書石今亡

君諱德字伯關建寧元丰二關拜郎中

其關下之性蜀郡之關下縣丞張公同關下乃立

斯碑關下

於惟我君關下之仁卒自天關下子子孫孫

永闕建寧四年三闕

碑陰

共十一行行存五字額題
故門下史人名六字隸書

故門下史口

闕下

故門下史李

闕下

故戶曹史孟

闕下

故戶曹史王

闕下

故功曹史陳

闕下

故郡曹史申

闕下

故功曹史高

闕下

故功曹史田

田

故門下史田

田

故門下史王

王

故門下史白

白

右陳德碑并陰集古錄金石志所不載歐陽公趙鄭

諸君子皆未之見也碑在沂州東南數十里田閒

陽稽峻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雍正六

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搨

金石圖

右漢陳君碑不知所從得但存其上截前有建寧元

年後有建寧四年云云前似其出仕歲月後則勒碑

歲月也其餘字雖可識然無可句讀者碑陰亦有額此碑不見前人集錄字尚不甚剝削惜其斷折無從知陳君之行事也

金石存

予初見是碑于牛氏之圖頗聞是碑乃人所偽造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面亦出真石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於後是碑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師意齋藏本蓋卽褚峻手搨數

如集巧木如臨巧台斯其殆我困其事則
爲設備今不圍之爲患無已勅衡官有秩
李瑾琢仇鬪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析刻白
確蒐滅高就埤平夷正曲裨綏土石堅固
廣大可已夜涉四方无雜行人懽悃民歌
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累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
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曰俛植
威恩並隆達人賓服鑿山浚瀆路曰安直
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掾下辨李雯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辨李旻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葦故從事

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

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紂故從事

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苾都王尼字孔光

掾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璋甫

從史位下拜仇靖字漢德書文

下拜道長廣漢汁邠任詩字芻起

下拜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中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
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貫墜之害乃
與功曹吏李昊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
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卽平正曲廣隄既成人得
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
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

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令渾池治峭嶽之道
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
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
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郿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郿
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
之患而翁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
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
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
爲李翁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泝瀧西南接於巴蜀
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則武都之

上祿也。郿閣立於建寧五年。俞治滄嶽西狹。郿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曾學南
豐集

右西狹頌在成州。今之階成興。鳳皆漢武都郡也。此碑靈帝建寧四年刻。彼兩碑皆次年刻者。歐得其一。趙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未出。南豐曾子因跋此碑。云云。今集古之家。惟有壬寅一碑。李昊定筴碑中。不見天井。吏屬却有李旻姓名。始知南豐非輕信異聞。必是西狹第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樵人斬刈藤蔓。始見石上有天井刻字。倚崖縛架。椎拓甚艱。寺僧或以

惡木蔽晦日後碑恐有此患

碑以謂爲刻若爲窄陸
爲壁桶爲踰植爲確惠

卽惡字

款釋

西狹頌十九行行二十字未有一行書年月又有小
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 右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
名在天井摩崖之後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遺
詞皆斯人也郝閣題名云從史位字漢德爲此頌中
間姓名剝缺得此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漢志武都郡
七城一曰下辨二曰武都道此一下辨道長任詩則

漢志闕一道字

續錄

翁諱君羨開平道路作磨崖頌漢建寧四年造今碑

在魚竅峽

天下典地碑記

西狹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云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蓋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一曰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又寶一曰故府掾

闕四字

孟字

闕二字

又

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名十二行云云今按此題名弟一行正與隸釋所載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弟一行相合惟隸釋所載弟二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板本偶

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末有時府
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丞某掾某也則此十二行
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隸續云在天井磨
崖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岐出耳以牛氏圖證之
益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從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
名拓本晉齋來札云此十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
隸釋所載牴牾頌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五瑞圖下
有下祿上辨題名三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
後知之詢之搨工云圖頌刻于山石轉角處下臨深
潭艱于搨惟故從來無全拓者又聞天井磨崖尚在

已屬沔令往訪拓竝自缺之四方先維先卽无字雄
卽壅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卽
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後十二行題名末行字子才
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

兩漢金石記

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
云云續漢郡國志涼州部有武都郡禹貢岷冢導漾
東流爲漢鄭康成曰地里志漾水出隴崗氏道至武
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
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案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
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

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氐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兩山壁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勅衛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鏃燒破析滅高就埤或卽東漢水所經矣續志漢陽郡本前漢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李翕之本貫

王鳴盛
媛術編

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昔在龜池修峭嶽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荀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

池五瑞碑者本與此碑首尾爲一五瑞圖像當在小字二行之前拓碑人不知而遺之可惜已李翁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翁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缺於前而石刻亦容有

溢美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漢陽前漢爲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後有黃龍嘉禾白鹿承露人木連理五瑞圖圖後云君昔在鼉池修有欽之道致此瑞因其地異故洪氏分爲二碑實非也肴阪謂之肴欽者因公羊傳以爲欽巖故也攷

說文亦謂之岑岑

關中金石記

曾子固跋云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以

余今所得本與子固跋參校蓋爲有異子固跋云與

功曹史李昊

李昊隸釋作李昊

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

有秩李瑾治西坂今此本但云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而已又不言與李昊定策則知子固所跋爲六

月十三日立而余所見正爲六月三十日刻石者也

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有衡官又衡官亦屬少府

百官志水衡都尉世祖省每立秋驅劉之日輒暫置

水衡都尉漢官舊儀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又
省水衡屬官則衡官屬水衡者自建武以來已去此
制今頌乃云勅衡官或因有事興作亦暫置郡中耶
容齋隨筆漢官多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
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
並代嚴詔而見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南
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卽罷乎
抑卽郡中所謂工官都官而製文者遷就爲之遂不

悟其非制也

授堂金石跋

李翁龜池五瑞圖

磨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
右一鹿下方左二樹交枝盤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
樹下一人手扶物上承之象題字六處圖後題字二
行圖下題名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三行今在成縣

黃龍

白鹿

嘉禾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黽池脩峰嶽之道德洽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上官掾上祿上官巳字君選

□□□□上祿楊嗣字文明

□□□□下拜李京字長都

右李翕鼉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鼉池臻此瑞物及西
狹磨崖因刻于前非碑陰也鼉池有二穀屬洪農郡

隸釋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瑞碑實則卽西狹頌磨崖
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鼉池之事

故別爲標題也

兩漢金石記

文云修峭嶽之道按公羊傳峭之嶽巖是文王之所

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丁杰跋

博陵太守孔彪碑

碑高一丈四寸廣三尺五寸十八行行四十五字額
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篆書今在曲阜縣

廟孔

君諱寔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
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跡禮不
爽好惡不衡考惠度衷脩身踐言龍德而
學不至於穀浮存塵埃之外矚焉記而不
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口已乃
翻爾東帶廟諱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
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財不宿美之至也
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

宿口遷口

京府

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

踰臯魚喪過手哀謹畏

舊章服竟還暑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蒙可黜

否出口口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

御史膺臯陶之廉恕口參之口口口口

口律祇用既平口

博陵大守郡阻山口口

口以饑饉斯多草竊罔平口賊劉粵張丙

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口五

教以博口削四凶以勝殘乃口口爰尚

桓桓拊馬譚周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

以安號施憲安合天心之所惡不以
強人義之所欲不以姓樂政而歸
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
大守舉此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
而笈雲行雨施大和海內歸公卿之
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靈固執謙栗以病
辭官去位闔以孝竭餘服泮泮彈琴
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而集謚
天稔未究將據跡輔之紀之細而疾彌流
乃碩乃世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

門口哀我魂神超邁家兮冥冥道孤物絕
于堯想形□□哀遂念不欲生羣臣號咷
靡所復違夫逝往不可追兮功□□□識
惟君之軌旋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
揆蒼輅駢述而不佞彭祖賦詩皆讚所見
于時頌□□是□吏崔□□□王沛等伏
信好古敢甄顯□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鑒思其驛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悛懿允元叡其廟謨秀
惟鬱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玻我□

克明王道辨物居方周□□□也正名
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興成
□猾殄逆賢倚□庭帝重乃勛自□□延
所臨如神□□□□□之翰先民是程
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悒
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選矣不意
于嗟悲兮□□□息得得庶幾玃焉斫力
咨手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
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共六十
三行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冬
故吏齊口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瑤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衺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樸字口閣

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

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爲河

東太守而碑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

此然莫曉其何謂也

金石錄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額趙氏云孔君自博

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莫曉其何謂子觀漢人
題碑固有前官如馮緄魯峻者俱自有說此碑陰
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蓋其函甘棠之惠痛
夏屋之傾相與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題其首也此碑
作文多用經傳語考中度衷周語有之可以托六歌
後甚矣史漢書宿留讀皆去聲郭林宗齋刺就謁仇
覽請其留宿與此疾病留宿同碑以有爲文所爲涯
蒙卽焉字家卽宋字
美卽美字拊卽拊字強卽闕字般卽繫字蕪卽
典字壽卽漫字澤大奚切後與而切 隸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孔子十九世孫與孔宙蓋弟兄

行嘗爲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

宗譜皆不見其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
之存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

金華
琳瑯

孔彪碑文有云拊馬者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
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林竝作拊音升一音承
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
定也又按方言拊拔也出休

古
溺

為拊周禮職幣注

振猶拊也大司徒注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

新唐
書楊

上音博拊救
貧民用此字又作橙淮南子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注

橙音蒸舉也升出溺人則橙與拊同為一字矣古又

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

金石文
字記

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
模尚存乃宏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
謂換志者遺之不知震卽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
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遷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
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觀此如覩故人
洪氏云可以託六爲歇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
以託六援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益

用韻也

金石
後錄

碑云博昌長者博昌樂安國屬邑第五左傅齊侯田
于貝邱杜預曰縣南有地曰貝邱今山東壽光相近

地後漢書百官志云縣滿萬戶者曰令不滿萬者曰長也又云遷下邳相後漢地里志曰武帝置爲臨淮郡明帝永平五年更爲下邳國彪曾爲博陵太守考地里志有安平國下博而無博陵郡劉昭注曰案志猶有遺闕彪于桓帝時旣爲是官豈後漢遂無博陵郡耶是則志之遺闕矣又云拯馬鋤害張揖廣雅曰糾拊舉也曹憲音曰蒸之上聲四聲蒸拊證職又踰拊拔也又扱拊收也又括拊桴取也又拊陞也其取用音義各不同又云餘暇徕徕同遲徕同夷說文行平易也廣雅徕徕徕徕徕徕也又云乃碩碩同隕

春秋碩石于宋五也 碑陰故吏十三人惟崔烈最
顯而後漢書無傳靈帝紀中平四年四月司徒崔烈
爲太尉十一月罷按孔彪卒于建寧四年至中平四
年已十六年而崔烈自司徒爲太尉矣通鑑中平二
年二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烈寔之從兄也是時三
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因傅母入
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曰天子臨軒百僚畢會
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斫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
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
知妹耶烈由是聲譽頓衰通鑑時涼州兵亂徵發天

下賦役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安平志云崔烈少有重名以薦入歷郡守九卿則其生平馳譽亦一時表表者也而見于史傳惟由阿保入錢拜司徒與議棄涼州二事其爲郡及他官位政蹟莫得聞嗟乎此公立身之大節槩可知矣碑陰云崔烈字威孝于此乃見烈字亦可補史志之不足至云桑氏白馬二縣郡國志並不載又後漢書中平四年十一月太尉崔烈罷獻帝初平三年六

月戊午董卓部曲將李催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

師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

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傾並戰歿據此距崔烈罷大

尉纔五年別補城門校尉竟死于催汜之難猶可以

蓋前愆矣真百家曰此足以補崔烈傳矣但司徒太尉皆三公去城門校尉其遠烈既爲太尉

何緣左遷則城門校尉恐別是一崔烈也當更質之孔彪名字別見于漢碑

者二一韓勅碑陰曰尚書侍郎一史晨後碑曰河東

太守是碑則其博陵故吏爲之故繫諸博陵曰博陵

太守也金石遺文錄

洪所未著者以穎爲穎以旂爲游以絜爲潔至于碑

德洪音得大奚切德與而切愚按漢碑中裨徯裨徯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泐

兩漢金石記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以洪本校第一行下修身踐言少言字第二行直道少道字蓋下載少一字碑陰第五行字最明白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楊字子長少長字亦下載少一字也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實無所謂博陵郡攷係桓帝時暫立未久卽罷魏晉以下乃復置之甚著且久說詳見十七史商榷第三十三卷

鐵衛編

碑爲博陵故吏崔烈等所立故額題故博陵太守孔

府君碑文亦但述博陵治迹而已下邳河東故吏當
別有碑今失其傳矣博陵郡不見於郡國志按桓帝
紀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
皇園陵司馬彪志郡國以孝順爲斷則延熹分置之
郡例不當書而劉昭注意不一及難免漏略之譏豈
今所傳劉注亦有脫簡邪郡所領縣以碑陰證之則
博陵也安平也安國也高陽也南澆澤也此五縣之
中唯安國舊屬中山若安平南澆澤本屬安平國高
陽本屬河間國則紀云分中山置者亦未核矣故吏
題名十三人皆郡縣名字兼舉齊智題博陵者上爲

郡下爲縣諸史列傳中此類甚多洪氏隸釋本重出博陵俗刻本少兩字蓋校書者誤以爲重複而去之

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彪河東太守而額題曰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者以碑爲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也王渙先爲河內溫縣令後爲雒陽令有一石闕只題河內縣令予曰此溫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官人或不以爲確得博

陵碑可證吾言之不謬

張埴跋

遵王之素與古今尚書不同當卽遵王之路駁文也

段大令玉裁尚書撰異未及采此

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遭大君憂集古錄則云遭太守君憂又四年

七月集古錄作十月

校訂錄釋存疑

豫州從事孔褒碑

碑高九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四行行三十字額題漢故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寔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

之元子□□□□□□□□□□□□□□□□

德前葉清和挺懿固天□□□□□□□□□□

讚□□洽家業春秋□綜枚□典篇藉靡

遺□琦多眇為淵為林博學多識□□匪

勞是□□□之徒□遠□來歷不州郡鱗

浮雲集□猶觀山采玉□□□□故□□
□世之名□□□□之與□□□□州□□
高□□廉□之事□□□□擅名之□
□之□爵固辭峻□□□□□□□□
為□□□□□□□□□□覽□□圖□□元
節所過夷□□棄骨粟莫敢藏匿君□□
□□□□□□□□遠□危令濟渡窮尾後會
事覺□□□□□□□□臨難引□各爭授命□□
□□□□□□□□□□喪子英產物乎
□□靡□同懷□□有勇臨難□□□□

□□□□□□□□□□尚身有若□□□□
□□魯相汝南陳府君□□□□之□□□
□士□□□□乃□□□□碑昭示□□□□

曰
□□□□□□德□隆才口舊耀□雲如□

□□□□□□□□□□磐□□逢□百□

仁風既敷□義□□截□□□□□□頌

□□□與□□□□□□□□□□表

闕下

右漢孔褒碑按三國志崔瑗傳註引續漢書曰山陽
張儉以中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嫉覽爲刊章下州

郡捕儉儉與融兄衰有舊亡投衰遇衰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爲長者有窘迫色曰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畱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走脫登時□□衰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命衰坐焉碑雖不全大略無異泰山都尉者宙也宙有七子衰長融次第六又有謙皆有碑在孔子廟庭衰碑不知何時淪沒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錢塘金壽門語予云

憲皇帝時閩人何琦字禮康客遊曲阜得之郊外水濱因
載歸于廟自題字于碑陰碑字已極剝蝕獨行首十
餘字名字世系一一俱全亦一奇也

金石存

此碑乃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藹吉隸辨碑考二書
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趙氏所無也近又見邵陽褚
峻千峯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平爲作圖說云碑出
土僅及四十年所載尚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龕
燉煌太守裴岑勒石陳德碑蒼頡廟碑聞喜長韓仁
碑魯王墓石人題刻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至孔宙
後漢書誤作佻王粲英雄記云孔仙字公緒陳留人

陳留與魯地既不同而仙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

有誤字如孔褒後漢亦作哀

韓門綴學

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古文碑迺輦置孔廟褒泰山君元子見載于史晨碑今碑稱其繼德前葉清和口懿又曰口業春秋篇籍靡遺又曰口口秀眇爲淵爲林則褒誠恭祖舊綜經術翩翩端明篤寔之賢公子也亦略可見矣

金石圖

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卽張儉之字也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

避也

抱經堂文集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第一行諱字家世皆具知爲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 朱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襲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喪於承師門內

兩漢金石記

碑無年月可系今以其與弟融爭死事在靈帝年間

故列于熹平之前額右有二暈起碑首額左第二字

旁亦起二暈相連如半環與他刻異

山左金石志

碑剝缺文字皆不續屬惟首行載君諱襄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案後漢書注引家傳襄字文禮又言兄弟七人融第六以此碑攷之文禮爲元子其行次可見如此碑內有業春秋篇籍靡遺字又有缺爵固辭字蓋文禮少傳世學而不以榮位自繫今攷史晨饗孔廟後碑所云處士孔褒文禮是其徵也

授堂金石錄

李翁析單橋卹閣頌

磨崖高七尺六寸廣五尺五寸二
十行行二十七字今在略陽縣

惟斯析里冢漢之右譔源漂疾橫柱于道
洩秋霖漉盆溢口涌濤波滂沛激揚絕道
漢水逆讓稽瀟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汙沮
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晷
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寤既然邨閭尤甚
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淵長淵三百餘丈
接木相連彌為萬柱過者慄慄戰栗為下
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墮納人物俱墜
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於是以

大字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从建寧
五丰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
間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而之開石門
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下辨仇壟改解危
殆即便求隱折里大槁於今乃造技致致
堅□□五巧雖昔魯斑亦莫儼象又醜覈
關之漸深說朝陽之平參減西□□高閣
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从靖田海經記
麻績艾康萬里臣□□勒石永後乃佗

頌曰

□□□□降甘露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
躬儉尚約化流若神履岷如□□□□均
精通暗穹三綱符銀所歷垂勲香風有隣
仍致瑞應豐稔□□□□樂行人夷欣
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于川兌之間高山崔嵬于水流
蕩蕩地既墳礪于與寇為隣□□□□
□□析分或共緒業于至于困貧危危累
卵于聖朝閱情 岳艾光 □ 兮勇 □ □ □ □

口救傾于全育口遺劬勞曰稷子惟惠勤
勤黃邵朱龔兮蓋不口口口口充贏于百
姓歡欣僉曰太平于文翁復李

昔歐陽文忠公嘗疑解散關之嶮濕徙朝陽之平爇
按巖古文顯字濕川漢作濕讀謂川在中濕書學至
今同文古字濕作晴又作照故漢人濕又作照然則
濕當作濕燥古文作爇蓋榮與參同體其言醒則與
易同卜用醒亦易也至謂遭遇墮納則以傾墮地壞
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廣川
書跋
右析里橋郵閣頌額今在興州靈帝建寧五年立

後西狹碑一歲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歐

公謂遭遇隕納及醴散關之嶰歐誤作嶰潔徙朝陽之平

慘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或是用字假借按碑言閣道

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隕納謂墜淵也慘卽燥

字醴與釋同太史公書皆然楊著碑醴榮投敵景君

碑農人醴耒之類是也其云劬勞日稷蓋用穀梁子

曰下稷之文靈臺費鳳碑亦有之碑以橫柱爲橫注益溢爲溢溢行理

爲行李厥續爲厥續崔嵬爲崔嵬卽禰字 隸釋

歐陽跋云醴散關之嶰潔徙朝陽之平慘莫詳其義

慎案醴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醴之韓信傳醴

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醉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醉未又
云醉榮投散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潔借作濕字
用潮潔卽潮濕也慘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慘
之例平慘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楊慎升
錄總錄

此碑相傳爲蔡邕書碑中太守李君諱翁今板本集
古錄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翁與碑

合石墨
矯華

其文有云醉散關之潮潔者楊川修以醉爲釋潮爲
潮潔爲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

書顯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彙聲而轉爲累其失遠

矣莫曉其義也愚考彙字从日从糸乃彙之省

說文

日中視縣古文借以爲顯字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

古人以濕爲潔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

海从水彙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

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

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

傳王莽傳竝作潔陰地理志平原有潔陰縣而水經

濕餘水亦潔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儻注儻當爲

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

際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金石文字記

碑文已剝泐據隸釋益溢下闕一字余驗碑是滔字
隱隱可見又載乘爲下闕一字碑現存下字甚明又
校致致堅下闕三字今有明知縣申如墳補刻結構
二字又減西下闕二字如墳補刻濱之二字又艾康
萬里西下闕三字如墳補刻業鴻功三字又頌詞首
句起闕四字如墳補刻上帝綬三字碑本有一字微
損不可識又愛民如下闕三字如墳補刻子遐邇三
字又豐稔下闕五字如墳補刻年登居民四字碑本
有一字漫漶不可識又詩首句起闕四字第五字乃

兮字如墳補刻曰析里之四字第五字碑本有陔字
非兮字又與寇爲鄰下闕六字如墳補刻西隴鼎峙
兮東六字又聖朝閔鄰下尚有髦艾究三字下注闕
而無字數又有兮幼二字下注闕五字方接救傾兮
句如墳從閔鄰下補刻分符析壤兮迺命是君扶危
十一字而無髦艾究及兮幼五字又全育下注闕而
無字數予驗碑上現有子字又惟惠勤勤下有黃邵
朱韻兮蓋不七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如墳補刻拯溺
亨屯兮瘡痍始起閭閻十一字而無黃邵朱龔兮蓋
不七字碑後亦無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以下五行余

得此碑搨本有知縣申如墳補刻共四十九字與洪氏隸釋所注序頌詩中闕字較對與隸釋所載髦艾黃邵等十二字碑上原有不可識者二字余所識出者滔下卬子四字蓋是漢碑經殘缺之後而申如墳補刻其缺處非重刻也筆畫妍媸所不待言若然自題重刻者下字冒昧之失也余恐世人不辨以爲近代翻摹是誠有害舊蹟故特爲詳著之至其所補字或如墳得舊搨而錄其原文或摹擬前後語義而竊取私纂均不得而知也乙酉正月遇金陵蔡岡南肇惠予鈎本且惜予遠遷與周二元龍亮登來話別二元龍

攜二拓本稍舊是未經補刻以前物以予新裝者嘗
助始明晰無遺 郝閣列書撰人名氏此漢碑之創
見也有列換而不列書者石助撰費鳳碑邊韶撰老
子銘是也列書而不列撰者郭香察書華岳碑某伯
允書武班碑是也漢德子長奇思橫出製爲雄文運
茲鈔筆君臣懿美並傳來禩蓋漢時郡守員吏至數
百人各職其事通經察孝自辟所部知名之士以掌
之故得盡一郡之能是以府中鈴下羅列英彥多收
得人之效也碑之頌後有詩亦猶北海相碑誅後之
有詞此漢人體裁今人不甚仿爲者

金石遺文錄

額題云析里橋廊閣頌六隸字爲二行碑式云頌後
又有詩並別行又有數行刻年月及書撰人石師姓
名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其曰從史
位□□□□字漢德爲此頌者隸續證以天井題名
謂卽仇靖是也其曰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
者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紉未知何據豈作碑錄
時其三字猶未闕耶

隸辨

廊閣舊在棧道中頌摩崖石在橋旁今棧道已徙他
處石亦磨泐縣令重刻于石後旁書縣令申如瑱重
刻七字八分書其書皆模倣筆法亦略相似按集古

錄作太守阿陽李君今碑稱太守漢陽阿陽李君重
鑄之碑不應有誤當是集古錄脫去漢陽二字耳

雍州金

改解危殆卽便求隱隱卽穩字說文穩安也從隱省

古人通用安隱

金石存

是碑近日顧寧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嶮
濕嶮字亦不作嶮而顧氏沿集古錄之訛以爲嶮爾
顧氏謂以日爲田此永叔所以致疑然濕陰之濕它
合反與燥溼之字不同隸辨乃援濕陰地名以實濕
溼本一字之說則誤矣 田兌之間田卽坤字諸本

皆作川非也。昭卽昊字，南卽南字，洪所未釋也。南洪
釋誤爲兩。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其第一行曰
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癸口口弟二行曰時衡官口
口口仇審字孔信弟三行曰從史位口口口字漢
德爲此頌弟四行曰故吏下辨口口口子長書此頌
五行曰時石師前口口口威明愚按衡官下闕據
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以天井題名考
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卹闕題名從史位下
刻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顧
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

名繹未知何據按小歐陽集古錄目錄閣頌條下云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繹隸書此以子長爲卽仇繹
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爲此頌子長書此頌
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藏本想已闕其
後題五行者耶 建寧無五年建寧五年卽嘉平元
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
月上闕字而金石錄作二月據此則二月是丙戌朔
其十八日是癸卯也旣可以補通鑑目錄之未備而
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
兩漢金石記
按郝閣頌近代著錄家所見皆明申如埴重刻本

後尚有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及仇審等題名四
行與隸釋合而原本已泐不得見良可惜已碑文
斐然可誦書亦方正挺健出于漢德子長之手二
仇益皆深于文學者頌云三納苻銀按西狹頌稱
翁三剖苻守漢官儀二千石用銀印龜紐翁爲太
守秩二千石得佩銀印故云三納苻銀耳申本字
迹庸俗文中闕蝕者大率憑臆增改陳氏爽禧辨
之最詳今依原刻摹錄而以洪釋補其缺處洪所
無者則仍闕如不敢以申本爲據也